

信仰基要系列

What is the Lord's Supper?

什么是圣餐？

Basics of
the Faith

S E R I E S



理查德·D·菲利普斯

Richard D. Phillips

什么是圣餐？

信仰基要系列

本系列其他书目：

什么是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

什么是改革宗教会？

什么是真实的归信？

什么是圣餐？

理查德·D·菲利普斯



P U B L I S H I N G

P.O.BOX 817 • PHILLIPSBURG • NEW JERSEY 08865-0817

© 2005 by Richard D. Phillip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 recording, or otherwise—except for brief quota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review or comment,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P&R Publishing Company, P.O. Box 817, Phillipsburg, New Jersey 08865-0817.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from The Holy Bible,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copyright © 2001 by Crossway Bibles, a division of Good News Publishers. Used by permis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Scripture quotations marked (NIV) are from the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Copyright © 1973, 1978, 1984 by 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 Used by permission of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talics within Scripture quotations indicate emphasis added.

Page design by Tobias Design

Typesetting by Dawn Premako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Phillips, Richard D. (Richard Davis), 1960—

What is the Lord's supper? / Richard D. Phillips

p. c.m.—(Basics of the Reformed faith)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ISBN 0-87552-647-0 (pbk.)

1. Lord's Supper—Reformed Church. 2. Reformed Church—Doctrines. I. Title. II. Series.

BX9423.C5P45 2005

234'163—dc22

2004057511



■ 试想，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在被捕和受难前夜，召集他最亲密的门徒，向他们展示一种敬拜仪式，用以在他离去后纪念他。这礼仪也将促进信徒间属灵的联结，并铭刻耶稣即将承受之死的意义。我们只能想象这些教导对门徒未来岁月的重要性，以及这种敬拜仪式在教会生命中将扮演何等关键的角色。

熟悉福音书记载的人会意识到，这并非假设情境。耶稣确实建立了一种圣洁的敬拜仪式——一种圣礼——使基督教历史信仰聚焦于他赎罪之死，并在从他死亡到再来的漫长岁月中，使信徒在与他的相交中联合。正如我们所料，这圣礼——圣餐——确实在教会的信心与实践占据核心地位。

这一切都突显出某种怪异现象：许多信徒，尤其是当代福音派基督教历史中的信徒，对圣餐如此轻视。他们很少留意这一点，也不太把它当回事。他们大多不了解其中所蕴含的神学意义。当他们领圣餐时，既没有得确据或安慰，也不寻求恩典。对于那些自称如此看重

圣经的人来说，这实在令人惊讶！

我认为这背后有两个解释，且两者都是拙劣的托词。首先，对许多福音派信徒来说，一提到圣礼，就仿佛有罗马天主教的阴影挥之不去，因为罗马天主教对弥撒有着浓厚的神秘主义和仪式主义色彩。因此福音派信徒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按照圣经来定义自己，而是通过反对罗马天主教来定义自己。虽然他们不可能在明显违背圣经的情况下拒绝圣餐，但许多福音派信徒却觉得圣餐还是举行得越少越好。

第二个原因是福音派将圣经视为上帝施恩的主要途径。基督在被捕之夜的确设立了圣餐。但在他复活升天后，他差遣使徒作为进入世界传福音。使徒行传所呈现的并不是一群使徒站在世人面前，手由端着一盘盘饼干和一杯杯葡萄汁。相反，他们手由拿着的是旧约圣经，心里燃烧着基督的信息，并且从口中和笔下不断涌流出来。我们正确地强调相信圣经的真理以及传福音，却有时忽略了基督徒生命的成长，这就使我们对圣经所教导的圣礼的恩典渐渐冷淡下来。

当今福音派——尤其是接受改革宗神学者——面临的挑战是让圣餐恢复到我们的主所设立的位置。这意味着明确上帝的话在我们事工中的首要性，正如使徒们所示范的。同时也意味着在敬拜与灵命成长进路中恢复对圣餐感恩而信心的领受。本书旨在通过考察圣经中对圣餐的描述来探讨相关神学议题，并以牧者的视角来讨论

如何施行与领受这一有福的蒙恩之道。

圣经依据

圣餐这一名称源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1:20 的用法。其他源自圣经的常见名称包括圣餐（出自林前 11:24）和圣餐（出自林前10:16）。罗马天主教的术语弥撒源自拉丁语*missa*，用于拉丁礼仪结束时遣散会众。这一术语并无圣经依据。

改革宗强调圣礼——即上帝为我们的敬拜所设立的奥秘的仪式——必须由我们的主直接设立。在三处记载最后的晚餐的平行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设立了这一圣餐（太 26:26–30；可 14:22–26；路 22:19–20），保罗又补充了第四处记载（林前 11:23–26）。以下是基本的圣经设立依据：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太 26:26–28）

基督的话确立了圣餐的基本模式，即用饼象征他的身体，用酒象征他的血。当这些被分别掰开和倾倒时，就见证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参与的形式是吃与喝。保罗

进一步确立了圣餐的恒常遵守，直到基督再来：“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

（林前 11:26）。在思考圣经所设立的圣餐时，我们应当留意圣餐与犹太逾越节筵席的关联，并思考其作为神迹与基督新约印记的意义。

圣餐与逾越节

本本杰明·华菲德写道：“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确定的了：耶稣特意选择逾越节的筵席来设立以他的身体和宝血为记号的圣礼。”¹有两处经文清楚表明，耶稣和他的门徒是在楼上的房间里一同吃逾越节的筵席（可14:12；路22:7-8）。耶稣显然来有意将这个新的圣礼与旧约中预表它的圣礼联系起来。

这两项仪式存在诸多延续性。二者皆为宗教节期，参与形式均为饮食。二者都聚焦于赎罪之死；事实上，新约教导逾越节的羔羊预表了耶稣基督的赎罪工作（约1:36；林前 5:7；彼前 1:19）。保罗明确表示，圣餐的元素“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林前 11:26）。华菲尔德因此断言：“圣餐就是基督教的逾越节筵席。它在基督教会中所占据——也本应占据的——位置，正是逾越节在犹太教会中的位置。它是逾越节的基督教替代。”²

逾越节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得拯救的纪念。第一次逾越节筵席是在埃及头生子遭灾之夜吃的。羔羊被带进以色列人家中照料，表明百姓与这一祭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出12:3）。它们必须是无瑕疵的羔羊，代表配得献给

圣洁的上帝（彼前 1:19）。羔羊被宰杀，其血涂在门框的左右和上方作为记号，不仅是为百姓，也是为上帝。主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出 12:13）。那夜，当灾祸临到埃及各家时，以色列人吃着火烤的羔羊、苦菜和无酵饼。“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地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出 12:11）。

逾越节自设立之初便是作为永久的纪念。其核心仪式是清除酵——不仅从饼中，更要从全家中彻底除去。申命记将无酵饼描述为匆忙与困苦的象征——它便于长途携带，是仓促间可预备的食物（申16:3）。新约亦视此为藉着除罪追求圣洁的呼召（林前 5:6-8）。

逾越节筵席应由全体圣约群体守礼，且仅限于他们。奴仆或寄居者须先受割礼这圣约标记方可参与（出 12:43-48）。此外，以色列人进入圣地之后，每年有三个节期必须前往耶路撒冷在上帝面前守节，逾越节就是其中之一（申16:16）。借此，以色列的后裔将铭记主在出埃及记中的拯救，以及救赎他们脱离死亡的血。出埃及记中三次命令父亲们藉逾越节庆典向子孙讲述这救赎故事（出12:26；13:8；13:14）。出埃及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拯救，而逾越节则是一个重复举行的礼仪，藉此世世代代的以色列

人都将它与那次拯救紧密相连。休斯·奥尔德评论道：“通过参与这筵席，每个新生代都加入了这个从法老军队和埃及奴役者手中得拯救的群体。”³

圣餐作为神迹

正如逾越节一样，圣餐的设立是作为给门徒及其后世的神迹。耶稣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

（路22:19；林前 11:25）。这一神迹所象征的是耶稣基督的死亡，我们的主预见其即将发生。耶稣将饼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路 22:19）。随后他递过杯，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20 节）。因此，饼与杯在基督话语的伴随下，共同象征耶稣为门徒代罪而死的救赎。查尔斯·贺智指出：“因此，救赎不是藉着能力、教导或道德影响，而是藉着赎罪。这正是圣餐所展示并确证的真理。”⁴在此过程中，我们的主见证了他代赎之死居于基督教信仰核心的首要地位。路易斯·伯克富认为：“救恩早已由旧约中的献祭预表出来；如今这一事实又借着新约圣礼中的象征清楚地呈现出来。设立圣餐时所说的“为你们擘开”和“为多人流出”清楚表明基督的死是一种献祭性的死亡，是为了他的百姓，也是代替他的百姓而死。”⁵

既然逾越节已经指向了以代赎性的死作为救恩的根源，耶稣为什么还要设立一个新的圣礼呢？答案是：当主最后一次与门徒聚集在一起时，救赎历史上的核心事

件正在发生。华菲德写道：“历代的逾越节的羔羊所指向的那一位拯救者即将献上自己。旧事将要过去；看哪，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了。”⁶既然预表所指向的实体已经来到，旧约的预表就不需要再呈现这个已经更新的救赎的事实。

华菲德指出，随着这一伟大的应验和转变，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改变。犹太人的国家体制将要终结，礼仪律法及其中的献祭制度也将一同废止。既然基督以代赎性的死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工，这一新的圣礼便不再需要祭坛。此外，基督的救恩具有普世性，因此也不再规定一个必须举行圣礼的地点。虽然其中的象征意义基本没有改变——仍然是借着代赎性的血平息上帝的忿怒——但象征本身却发生了变化，以表明这项救赎工作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它将突破以色列过去救赎经历的疆界，扩展到万民。⁷

圣餐的要素（饼和杯）将基督的死呈现在他的子民面前。但这一圣礼的施行蕴含更深远的意义。信徒领受这些要素象征着他们与受钉基督的联合。伯克富教导道：“他们以象征方式领受基督牺牲之死所确保的恩益。”⁸此外，领受圣餐象征着基督之死赐予灵魂生命与力量的功效，如同饮食滋养身体。再者，正如圣餐象征信徒与基督的联合，它也在基督教会成员与世界之间设立了可见的分别，同时象征着信徒在他里面彼此的相交。

圣餐作为圣约印记

《威斯敏斯特信条》把圣餐与洗礼一样称为“恩典之约的圣约记号和印记”。要理解“圣约印记”，我们要认

识到逾越节不仅仅是一场宗教筵席，也是一次圣约筵席。在这场筵席上，上帝表明自己与他的百姓同在，接纳他们归为自己的人，并将他丰富的供应摆在他们面前。我们在旧约中多次看到这一幕，但最显著的是在摩西之约的立定仪式上。主召摩西、亚伦和七十位长老上山，在那里“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出24:11）。逾越节的筵席作为圣约更新的功能，贯穿旧约得到印证——从约书亚在吉甲守逾越节（书 5:10），直到约西亚的逾越节复兴（王下 23:21-23）。

因此，当今日的传道人递上圣餐的饼与杯时，实在是基督亲自为他圣约子民摆设这筵席。正如血标记了被死亡天使逾越之人的房屋，耶稣举起杯时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林前 11:25），以此标记门徒归自己。藉着这圣约之宴，耶稣将他赎罪之死的益处封印给门徒，使我们进入他救恩新约的联结中。凡凭信心领受圣餐的人，都透过这赎罪之工的印记，领受他赐福的确据。

正如政府印章使文件生效，圣餐也通过给予信徒可靠的凭据，印证他们在基督里的份，从而封印上帝的子民。基督以此认属自己的人，伸手赐予他们圣约之餐的饼与杯。约翰·慕理说：“当我们凭信心领受杯时，这杯正是主亲自向我们印证：他血中所立新约的一切福分皆属我们。这是他恩典与信实的印记。”⁹ 伯克富指出，这印记使我们确信自己是基督赎罪工作的承受者。圣餐“向领受的人印

证了基督的大爱……并使那凭信心领受圣餐的人确信：自己就是这份无与伦比之爱的对象。”此外，这圣餐向信徒确证：圣约的一切应许与救恩的一切福分“都已真实地属于他”。最后，这圣餐是一种相互的印记，信徒藉着参与“表明他们信靠基督为救主，效忠他为君王，并郑重立誓要一生顺服他的诫命。”¹⁰

神学议题

参与者印证基督的大爱……它向信徒确证——对当今绝大多数信徒而言，围绕圣餐的各类神学议题，往好说是学术兴趣的课题，往坏说则是无谓的分裂根源。这正显明我们与更正教先辈的思维差异。对他们而言，圣餐神学与福音神学不可分割。如果询问尼古拉斯·里德利和休·拉蒂默等殉道者——他们因正式拒绝罗马天主教变质说的教义而被烧死——为何甘愿为纯学术议题赴死，他们必会正色回答：他们为之而死的，正是福音本身。

与圣餐有关的神学争议主要涉及基督在圣餐中是否临在、它作为蒙恩之道的效力，以及圣餐的必要性。虽然我将尽可能简要地处理这些问题，但读者应当认识到这些议题对我们对待圣餐的态度具有实际意义，因此不可轻忽。

基督的临在

基督以什么方式临在于圣餐中？有三种基本观点：

基督并不临在；基督的身体真实临在；以及基督以属灵的方式临在。

圣餐中基督并不临在。这种观点通常被认为源自瑞士改教家慈运理，尽管这样的归类并不能充分反映他后期较为成熟的思想。此立场认为圣餐仅是象征，是对基督赎罪之死的简单纪念，也是信徒信靠他的标记。该立场反对对圣餐作神秘主义的理解，尤其反对罗马天主教所主张的基督身体临在观。这种有时被称为“纪念说”的观点认为圣餐并不提供超出信心因信福音所领受的特殊恩典。他们承认圣餐确实通过象征基督的赎罪之工来激发这种信心，持纪念说者仍尊圣餐为向主献上感恩的庄严时刻。

约翰·加尔文强烈反对此观点，认为其过度强调人的活动而非上帝的作为，并过分侧重基督过往的工作而忽视他现今通过圣灵运行的工作¹¹。他指出，纪念说未能整合全部圣经依据——其中许多内容远超象征意义。例如基督并非仅将饼杯陈列给门徒观看，而是递给他们食用。这些行动显然表明圣餐传递祝福的方式，要求我们超越纪念说。此外，使徒保罗明确揭示，领受此餐涉及真实的属灵实际，以致领受者“同领基督的血，同领基督的身体”（林前 10:16），而不按理领受者不仅干犯主，更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林前 11:29）。

慈运理派或纪念说的优势在于它保护我们免受罗马天主教祭司制度和迷信的影响。但它却陷入了另一极端的理性主义错误。因此，这种将圣餐视为纯粹纪念的观点往往导致对其重要性的淡化及举行频率的降低，也就不足为奇了。

圣餐中基督的身体真实临在。这是罗马天主教与路德宗共同持守的观点，尽管两者存在显著差异。罗马天主教认为圣餐要素会转化为耶稣基督的物质身体。¹²这被称为变质说。伯克富总结道：“当祭司念出‘*hoc est corpus meum*’时，饼与酒便转化为基督的身体与血。”要素仍保持饼酒的外观，但在此形式下基督的身体与血已真实临在。因此，高举与爱慕圣餐要素是合理且被鼓励的，事实也理当如此。罗马天主教徒大卫·柯里解释道：“我们以对待上帝的方式对待它们，因它们本质上就是上帝。”¹³罗马天主教要理确认此观点：“在祝圣过的饼与酒中，基督活著且真实地临在：他的身体与血，连同他的灵魂与神性。”¹⁴

路德拒绝这种变质说教义，转而持守被称为同质说的观点。他认为要素并未转化为身体与血，而是以神秘且神迹性的方式，基督的整个位格——身体与血——临在于饼与酒之内，与饼和酒同在，在饼和酒之下。因此，基督的物质身体在地域上临在于圣餐中，尽管要素本身未发生改变。故此，在强调信心作用（与慈运理派一致）的同

时，路德宗也与罗马教廷一致认为信徒在圣餐中“吃下了”基督的身体和血。

罗马教廷与路德宗认同的身体临在说基于对基督递饼与杯时所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的字面解释。但这些要素与基督身体和血的关系显然是象征性与圣礼性的。耶稣当时是身体临在的：正是他的手递出饼；在他血尚未流在加略山之前，他举起了杯。伯克富指出：“根本无法设想耶稣所掰的饼就是正拿着它的那个身体；且需注意圣经在所谓变质后仍称其为饼，如哥林多前书 10:17；11:26-28。”¹⁵ 少女简·格雷公主在血腥玛丽统治时期曾向天主教审讯者阐明此点。当被提醒耶稣说过“这是我的身体”时，简女士回应：“我承认他如此说；他也说我是葡萄树，我是门；但他并不会因此就真是门或葡萄树...我断不敢说自己吃的是基督实在的天然身体和血；否则我要么否定了自己的救赎，要么就得承认有两个身体或两个基督，或是十二个身体——因门徒吃了他的身体后，那身体直到次日才受难。”¹⁶

《威斯敏斯特信条》特别针对罗马天主教的教导，明确否定基督的身体临在说：“有一种教义主张借着神职人员的祝圣或其他方式，使饼和酒的本质转变为基督身体和宝血的本质；这种教义通常被称为‘变质说’。这种教义不仅违背圣经，甚至也与常识和理性相悖；它颠覆了圣礼的本质，并且过去一直是、如今仍然是造成各种迷信、甚至是

严重的拜偶像的根源”（《威斯敏斯特信条》XXIX.6）。加尔文提出了另一项重要反对意见：罗马教会和路德宗的观点都要求基督的人性身体能够无处不在，从而分享了神性的属性。如此一来，基督真实的人性就被削弱，从而丧失了他作为中保的资格——而我们全部的救恩正依赖于此。加尔文论证道：“不可将任何不合乎人性的属性归于他的身体，比如宣称其具有无限性或能同时存在于多处。”¹⁷

基督在圣餐中以属灵的方式临在。对纪念说的批判指出圣经教导明确要求基督以某种形式临在（参林前 10:16；11:29）。我们不仅默想基督的死亡，更在某种意义上领受所献上的。认为基督属灵临在的观点——这是改革宗教义的核心——既包含这种认知，又否定身体的临在。《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阐明：“基督的身体与血……对于领受者的信心而言，其属灵临在的真实性与实在性，丝毫不亚于圣餐要素对外在感官的呈现。”因此，领受圣餐者“所领受的基督身体与血，并不是以物质的属肉体的方式，而是以属灵的方式；他们虽然是藉着信心，却也是真实地领受钉十字架的基督，以及他受死的一切恩惠，且实在地，藉着信心领受并在自己的生命运用出来”（《大教理问答》第 170 问）。虽然圣礼元素表征着基督过去在十字架上已成之工，但基督藉着圣灵的事工临在并运行，通过圣灵将他赎罪之死的恩益应用在那些凭信心领受圣礼之人的心中。

圣餐的功效

与基督临在问题密不可分却又截然不同的是圣餐功效（或有效性）的本质。在此我们将首先探讨圣餐所赐予的恩典为何，继而思考此恩典如何被传递。

所赐的恩典。领受圣餐者通过圣餐获得什么益处？前文的圣经依据中提到在圣餐中领受的属灵益处与身体通过饮食获得的益处相似。因此，在圣餐中信徒得着喂养与坚固，获得滋养与生命。既然圣餐是一个记号，我们就借着它使信心更加坚固；既然圣餐又是基督之约的印记，我们就因此更加确信自己的救恩，也更加深切地与上帝相交。

按照罗马天主教的教导，圣餐不仅是圣餐，更是牺牲，即对基督十架之死的重新献祭。伯克富解释道：“圣餐中基督的牺牲被视为真实的祭献，并被认为是具有赎罪功效。”¹⁸ 罗马天主教要理问答以非常谨慎、严谨的措辞否认弥撒中献上的一种不同于十字架上的献祭，而是说弥撒“使十字架的献祭重新呈现在我们面前（使之临在于当下），因为弥撒是对这一献祭的纪念，并且将其果效施行出来”。弥撒是上帝设立的献祭，在其中基督“以一种不流血的方式真实地临在并被献上”¹⁹。因此弥撒被认为能赦罪：正如人会不断犯罪，基督的献祭也在弥撒中不断地为他们被献上。这种将圣餐视为献祭的观点必须被拒绝，因它否认了基督一次性的赎罪之死的充分性（罗 6:10；来7:27；9:12, 26；10:10）。

改革宗神学不将圣餐视为赎罪的祭物，而是看作传递恩典的途径，以坚固信心、赐予确据，并供应属灵的滋养与成长（参《威斯敏斯特信条》14.1，29.1；《小要理问答》96条）。

恩典如何传递。理解圣餐的关键在于“其运作方式”的问题。答案必然与我们如何看待主在圣餐中的临在相关联。一般而言，纪念主义观点认为严格来说并无恩典赐下，而基督身体临在论则认为食用圣餐要素本身就是领受恩典。改革宗教义则强调当人凭信心领受基督时，圣灵的事工便将恩典赐下。

罗马天主教主张，圣餐的益处是用即有效（*ex opere operato*）的，即“因行而成”。这是因为恩典蕴藏在圣餐要素中——祭司已将其本质转化为神圣物质。罗马教会承认大罪可能阻碍圣礼中恩典的运行，但普遍认为凡是领受的人，无论他们相信或不信、虔诚或悖逆，都自动获得圣礼的恩典，包括罪得赦免。虽然路德宗坚持信心是不可或缺的，但他们同样教导圣礼的功效本身就存在于这些圣礼元素之中。

与之相反，改革宗神学基于基督属灵临在的教义，认为圣灵通过圣餐将基督代赎的益处赐予信心的领受者。重点不在于基督的物质身体，而在于象征他为我们受死的饼与杯。这与基督亲自设立圣餐时的教导一致——基督所说的不只是他的身体，而是那在十字架上为

我们舍去的身体；他所说的也不只是他的血，而是那“为你们流出来”的血（路 22:20）。因此，信徒所领受的并非基督身体的物质本身，而是他通过救赎之死所赐予的救恩益处。圣餐将钉十字架的基督呈现于我们面前，他在圣餐中向我们的信心传递了为信徒舍命所包含的一切祝福。

圣餐的必要性

我们需要简要思考的最后一个神学议题是圣餐的必要性。罗马天主教和路德宗认为圣餐对救恩是必需的，因为其中传递的恩典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改革宗观点否认这种必须性，主张圣餐中所领受的恩典同样可以通过对福音之道的信心获得。伯克富从四个方面论证此观点：首先，鉴于“福音时代自由属灵的特征……上帝并未将其恩典束缚于某些外在形式的使用”；其次，他指出圣经仅将信心视为“救恩的工具性条件”；第三，圣餐并没有产生信心而是以信心为前提，且施行于已存在信心的群体中；最后，他强调圣经记载许多人没有领受圣餐也得救了。²⁰

因此圣餐本身并非救恩的必需途径，但我们必须承认基督命令所产生的必须性。查尔斯·贺智解释道：“无人敢断言……遵守基督明确的命令是多余的。既然他命令门徒……通过守圣餐来纪念他的死亡，他的子民便负有遵守这些命令的最强道德义务。”²¹

《威斯敏斯特信条》教导得救的信心的概念并非圣餐之功，而是“通常由圣道的事工所成就”。然而它接着阐明：“藉着宣扬上帝的话，圣礼的施行和祷告，信心得以增长并坚固”（《威斯敏斯特信条》14.1）。因此圣礼并不是一个人相信得救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对于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圣餐与上帝的话和祷告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

牧养考量

鉴于我们所探讨事项的重要性及其对正确领受圣餐方式的影响，谨慎明晰的牧养实践之必要性不言而喻。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圣餐在堂会中的施行、限制性领餐的正确实践，以及上帝子民对圣餐的合宜领受。

圣餐的呈现

我首次的讲台事工始于一间每周举行圣餐的教会。因此，我每篇讲道结束时都会从讲台走向圣餐桌。罗伯特·戈弗雷曾写道：“如果每篇讲道都以圣餐作为结束会 么样？这是否会给我们的讲道方式带来一种健康而全新的视角？是否会促使我们回归福音的核心要义？”²² 我的经验证实确实如此。无疑，衡量讲道健康与否的标准就在于：我们所宣讲的信息是否有助于解释摆在主桌上那饼与杯的意义。

圣餐中的有形元素必须伴随着主亲自设立圣餐时所说的话，这一点至关重要，通常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1:23-29中所记载的设立圣餐的话。这既确立了我们施予他恩典的权威性，也为圣餐的意义提供了圣经解释。应当简洁地宣读这段话，不需要多余的解释。随后，传道人应作简短劝勉，向会众强调此场合的庄严性，或许可将圣餐与讲道中的救赎信息相联系，并简要指导会众如何参与。

传道人当认识到圣餐在牧养上的重大价值——它亲自使每位在场者直面自己与耶稣基督关系的实况。人们或许能以刻意的漠然忍受讲道；但当饼与杯陈于面前时，他们必须对即将采取的行动作出抉择。传道人的劝勉应牢记这点，并直接挑战会众省察自己所宣称信仰的真实性。传道人当智慧地直面那些错误领受圣餐的方式，尤其是不信和/或行为称义的倾向，同时也要鼓励那些心灵软弱的真信徒。这正是传道人应向聚集会众设立的真正祭坛呼召：疲乏的基督徒在此得蒙复兴的召唤，不信者则直面自己与基督隔绝的后果。

传道人总能找到许多机会把圣餐与讲道中所传讲的救赎主题联系起来。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以及救恩的方方面面都以主的十字架为中心；而主的十字架正是圣餐所明确指向的主题。然而，我想特别提出

几个与圣餐密切相关的救赎主题，这些主题可作为众多相关主题的范例。

我已提到逾越节，我们的会众应当对这一与圣餐相关的主题极为熟悉。他们应听到以色列从法老奴役中得释放的故事，以及我们从罪的埃及中被赎回的经历。他们当回想羔羊的血如何转离上帝的忿怒。他们当记念我们客旅的身份，以及无酵饼所提醒的人生苦楚与患难。这种熟悉感应当藉着诗歌被唤起，例如大马士革的约翰所写的这首：

来吧，信实的人，高唱凯旋的乐章，
上帝已使他的以色列百姓从忧伤进入喜乐；解开了
雅各子孙所受法老的苦轭；引领他们以未沾湿
的脚穿越红海之水。²³

牧师重温主设立圣餐那夜的事件会很有帮助。我们可以提到门徒听见主将要面对十字架时的震惊与不安，也可以提到耶稣当时对他们所说的安慰之言。基督徒应当知道那夜提及的两个杯：一个是在筵席上象征相交与喜乐的杯；另一个则是主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时所提到的忿怒之杯，而这杯是他要亲自喝尽的。信徒当怀着盼望指向羔羊的婚筵，我们藉耶稣的死亡蒙邀赴席（启 19:9），这筵席的天上美酒如今我们凭信心在圣餐中品尝。

圣餐本身蕴含着救赎历史的教导。它带领我们回顾过去，正如我们的主所吩咐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基督徒是视基督的死亡为历史关键点的人。但基督徒也展望未来，正如保罗所言：“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林前 11:26）。我们是定睛于未来地平线的人，等候主带着荣耀和能力再临。同时，这圣餐也对当下说话。基督徒聚集在圣餐桌前，如同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寻求供应。我们是前往迦南的客旅，而这正是属天的吗哪，使我们得着前行的力量；这是为我们灵魂干渴双唇预备的活水，非由击打磐石而出，乃由基督在十架上受击打而涌流。如同亚伯拉罕战后疲惫地来到麦基洗德面前，我们来到基督这里得喂养、供应、复苏与更新。因此霍雷修斯·波拿尔让我们歌唱：

我愿在此以神的粮为食，与你同饮天上君
王的美酒；在此卸下尘世一切重担，重新
品尝罪得赦免的安宁。²⁴

限制性的圣餐

在举行圣餐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谁可以领受圣餐？既然上帝应许借着圣礼赐下恩典，我们或许会认为应当实行开放圣餐，让所有人都可以前来领受。然而我们查考圣经就会发现，圣经明确要求实行限制性的圣餐；牧师有责任遵守这一原则，领受圣餐的人也必须按照这一原则来参与。

约翰·慕理阐释了限制性圣餐的原则，写道：“并非所有人都能无差别地来到主的桌前……耶稣传福音时并不区分人……但当他设立圣餐时，是与门徒同坐。这显明其区别性特征——它是为门徒设立的。”²⁵慕理解释了护卫（或保护）圣桌的原则：

圣餐主要是为了纪念和相交。它是为那些能够分辨主的身体、并且能够凭着信心和爱心纪念他受死的人设立的。既然圣餐也是一种相交，那么它显然是为那些与基督相交，并且在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中彼此相交的人而设立的。……上帝完整的旨意也包括清楚而一再地说明这些领受圣餐的条件，目的就是让那些符合资格的人前来领受，而那些不符合资格的人则不要领受。²⁶

那么，谁不应当领受圣餐呢？首先，非信徒不可参与圣餐。保罗写道：“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林前 11:29）。这同样适用于那些不敬虔领受的基督徒——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特别关注的——但总体上适用于所有视饼与杯却未领会其救赎意义之人。

此外，保罗明确警告信徒不可“不按理”参与，否则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林前 11:27）。为防止此事，他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杯”（林前 11:28）。关于合宜领受圣餐的专题讨论将在后文展开，但此处我们需注意：基督徒被警告要通过自省来为心中浮现的罪悔改。如果他们不愿悔改——这与悔改过程中的软弱要严格区分——就必须禁领圣餐。

第三，正在接受教会惩戒或对堂会其他成员怀有未化解敌意的基督徒应当禁领圣餐。这是因为圣餐实质上是参与教会属灵合一的行动。就此而言，频繁守圣餐能极大促进解决教会分裂、热切维系属灵弟兄情谊。加尔文指出：“我们每逢领受主身体的象征，作为授受的凭据，就彼此约束履行一切爱的责任，好叫我们中间无人容许任何伤害弟兄之事，或忽视任何能帮助他的机会。”²⁷因此基督徒应当为领受圣餐做好预备；如果有需要，就应当先主动与他人和好。这也是为什么教会应当提前通知会众圣餐举述的时间。如果我们无法发自内心地与会众中的其他弟兄姐妹彼此相交，就不应来到圣餐桌前领受圣餐。如果未能与堂会全体成员保持心灵团契，他们就不应当领圣餐（另见耶稣在马太福音 5:23-24 的教导）。

那么受洗的孩童呢？他们应当参与圣餐吗？当今有少数声音坚持应当。支持婴孩领圣餐的论点有三：1) 如果信徒子女应受洗，同理可证其有资格领圣餐；2) 在旧约的逾越节筵席中，儿童似乎也和成年人一同吃这筵席；3) 保罗关于“分辨主的身体”和“按理领受”的警告应当理解为针对成年人的情况，因此不能以此作为反对儿童领受圣餐的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这一挑战，自十六世纪以来，改革宗教会几乎普遍反对婴儿领餐，尽管他们承认孩童在圣约中的地位并实行婴儿洗礼。其理由在于纳入仪式（洗礼）与相交团契仪式（圣餐）之间的区别，以及后者中信心所起的工具性作用。通过洗礼，孩童可被接纳进入教会，无论其信心如何。然而信心不仅是领受圣餐所应许之福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信心，领受圣餐是徒然无益的，最严重的情况下甚至是亵渎。以婴儿洗礼为依据、主张婴儿也应领受圣餐的观点，只有在一个人首先接受“受洗重生论”或其他对洗礼功效的极端看法时才具有说服力。

至于有人引用犹太人在逾越节和其他节期中的做法来支持婴儿领受圣餐，他们没有注意到预表中的各个要素并不会全部延续到其预表的实体中。没有任何主张婴儿领受圣餐的人 would 认为圣餐也应当像逾越节一样每年只举行一次，尽管逾越节是一年举行一次。此外，这一点也被夸大了。旧约中有许多节期并不是所有圣约成员都可以参加，而只限于其中一部分人。有些节期只向祭司开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场具有原型意义的圣约筵席就只有摩西、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及七十位长老在上帝面前一同参与（出 24:9-11）。

最后，我们当留意使徒保罗明确允许将圣约成员排除在圣餐之外，包括未受惩戒者。他所采用的准则涉及以正确态度和理解领受圣餐的能力（林前 11:27-31），这一准则正当地用于限制孩童参与领受圣餐。²⁸与其让

受洗孩童在未达圣经所描述的预备状态下贸然来到主的筵席前，不如在适龄时为他们提供机会，作出清晰公开的信心宣告。在那之后他们才能领受圣餐。

按理领受圣餐

在哥林多前书 11:27–28 中，保罗警告人不可不按理领受圣餐。他对这一原则的应用超越了单纯缺乏信心或理解的情形，因在第 28 节他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这提醒我们，预备的需要不仅限于教义上的确认。正如伯克富所解释的，保罗的教导表明圣餐不仅是为基督徒设立的，更是为那些“诚心悔改自己的罪，信靠这些罪已藉耶稣基督赎罪的血得蒙遮盖，并渴望增进信心，在生命真实的圣洁上长进”的信徒设立的。²⁹

需要提醒的是，虽然领餐者被警告要以合宜的态度领受，但圣餐的效力并不依赖于他们属灵的成就才能“发挥作用”；这福分是凭信心、而不是因为行为合宜而领受的。因此约翰·加尔文告诫牧师们要对那些因敏感良心而受困扰的信徒存怜悯之心。他用以下话语描述合宜的(worthy)领受：

这才是真正的“配得”——也是我们能够带到上帝面前、唯一真正的“配得”：把自己的污秽和不配带到他面前，使我们因他的怜悯而被算为配得；对自己彻底绝望，好让他将我们高举起来；定自己的罪，好让他称我们为义。³⁰

因此，按理领受并非意味着靠我们自己的属灵力量使圣餐“生效”或表现一种自以为是的义，而是要确保我们的信心是真实可信的。《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表明了如何正确持守圣餐的严肃性，并寻求这一蒙恩之道的最大益处。基督徒应当“通过省察自己是否有基督在心里，并省察自己的罪和亏欠；省察对真理的遵行、知识、信心和悔改的程度；对上帝的爱，对弟兄的爱，对众人的爱心，是否饶恕了那些得罪自己的人；是否渴慕基督，并有新的顺服；重新操练这些恩典，认真默想，恒切祷告”来预备自己（《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第171问）。我们还被劝勉要“以全然的圣洁敬畏与专注”领受饼杯，并“存爱心默想基督的受死和受苦……切切地渴慕基督，藉着信心吃喝他，领受他的丰满，信靠他的慈爱，在他的大爱中欢喜，感谢他的恩典；更新他们与上帝的圣约，并更新对众圣徒的爱”（《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第174问）。

明白这些之后，智慧的牧者不仅会强调合宜领受的命令，更会迫切提醒在场之人：上帝的恩典是为罪人而非义人预备，为软弱而非刚强之人，为恶人而非善人。加尔文为此议题提供了恰当的总结：“这圣餐不是为完全人设立，而是为软弱困乏之人，为唤醒、激发、激励并操练信心与爱的感觉，甚至为纠正二者的缺陷。”³¹

结论

仔细思想圣餐，我们就会发现它为上帝的百姓带来了何等丰富的恩典，也让我们不能不为此献上最深的感谢。同时我们也看见，无论是施行圣餐还是领受圣餐，我们都要谨慎、认真地对待。教会如果能用心预备，并以认真、周全而满怀期待的态度来领受圣餐，就必蒙福。牧师当认真预备，忠心地将这一圣礼呈现在会众面前；而那些带着软弱来到主面前的人也当预备自己，好叫他们离开时因主里的喜乐而重新得力。

注释

1 Benjamin B. Warfield, "The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of the Lord's Supper" in *Shorter Writings of B. B. Warfield*, 2 vols. (Phillipsburg, N.J.:P&R, 1970), 1:332.

2 Ibid., 1:333.

3 Hughes Oliphant Old, *Worship That Is Reformed According to Scripture* (Atlanta: John Knox, 1984), 106.

4 Charles Hodge, *Systematic Theology*, 3 vol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3), 3:622.

5 Louis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39), 650.

6 Warfield, *Shorter Writings*, 1:334.

7 Ibid., 1:333–34.

8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650.

9 John Murray,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urray*, 4 vols.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77), 2:377.

10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651.

11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rans. Ford Lewis Battle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0), 4.17.5.

- 12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652.
- 13 David B. Currie, *Born Fundamentalist, Born Again Catholic* (San Francisco: Ignatius, 1996), 40.
- 14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New York: Doubleday, 1995), 1413.
- 15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652.
- 16 Paul F. M. Zahl, *Five Women of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1), 111.
- 17 Calvin, *Institutes*, 4.17.19.
- 18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655.
- 19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1366–7.
- 20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618–19.
- 21 Hodge, *Systematic Theology*, 3:516.
- 22 W. Robert Godfrey, “Calvin on the Eucharist,” *Modern Reformation* 6, no. 3 (May–June 1997): 48–50 (50).
- 23 John of Damascus, “Come, Ye Faithful, Raise the Strain,” 8th c., Tr. John Mason Neale, 1853.
- 24 Horatius Bonar, “Here, O My Lord, I See Thee Face to Face,” 1855.
- 25 Murray, *Collected Writings*, 3:275.
- 26 *Ibid.*, 2:381.
- 27 Calvin, *Institutes*, 4.17.44.
- 28 此处参考了美国长老会密西西比河谷区会关于幼儿领餐的专题论文，由李健安博士（J. Ligon Duncan III）提供。
- 29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656.
- 30 Calvin, *Institutes*, 4.17.42.
- 31 *Ibid.*



今天的福音派，尤其是那些拥抱改革宗神学的人所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应当把圣餐放在我们的主所命定的位置上。

自从耶稣设立圣餐的那一夜起，这一圣礼就在教会的信仰与实践中占据了核心地位。正因如此，许多信徒竟对圣餐如此轻视，这实在令人费解。

菲利普斯写道：“他们很少举行圣餐，也不赋予它什么重要意义。他们几乎不了解灌注于其中并从中流溢而出的神学内涵。当他们从主的桌前领受时，既得不到确据，也不寻求恩典。这多么令人诧异！”

这本小册子的目标，是帮助读者理解这一圣礼的圣经设立依据、围绕它的神学议题，以及在施行和领受圣餐时的牧养考量。

——《信仰基要》系列小册向读者介绍改革宗教义与实践的基本内容。在教会治理与实践议题上，它们反应该框架——除此之外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教会处境。

理查德·D·菲利普斯（Richard D. Phillips）是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第二长老会的主任牧师。

www.prpbooks.com

COVER DESIGN BY TOBIAS' OUTERWEAR FOR BOOKS
tobiasdesign.com

COVER PHOTO * COMSTOCK IMAGES

PR

P U B L I S H I N G

THEOLOGY/SACRAMENTS

ISBN: 978-0-87552-647-8

EAN



9 780875 526478

5 0 4 9 9

